

如果连相遇都是枕戈以求，
还有什么阴谋能阻挡彼此再次相爱。

晋江文学城人气作者

凝 陇

【悬疑爱情代表作】

冬至

Midwinter

凝 陇 著

| 近 20 亿积分 近 8 万收藏 近 5 万好评 口碑炸裂 |

长期稳居晋江文学城各大榜单前列

一场充满阴谋与罪恶的精心布局 一段击碎时间与误解的忠贞爱情
迷雾渐渐散开，真相即将揭晓



冬至

Midwinter

凝
陇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冬至 / 凝陇著. — 武汉: 长江出版社, 2018.5

ISBN 978-7-5492-5778-2

I. ①冬… II. ①凝… III. ①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01724号

冬至 / 凝陇 著

- 出 版 长江出版社
(武汉市解放大道1863号 邮政编码: 430010)
- 选题策划 漫工厂产品部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南湖城投瀚城311 邮政编码: 430079)
- 市场发行 长江出版社发行部
- 网 址 <http://www.cjpress.com.cn>
- 责任编辑 胡 箐
- 装帧设计 八荒客 米杰罗
- 印 刷 武汉立信邦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 版 次 2018年5月第1版
- 印 次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 印 张 18.5
- 字 数 350千字
- 书 号 ISBN 978-7-5492-5778-2
- 定 价 36.80元
-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联系本社退换。

电话: 027-82926557 (总编室) 027-82926806 (市场营销部)

目 录

- 001
第一章
- 恐惧感这种东西是有时效性的，某些时刻觉得可怕至极的东西，到了朗朗乾坤之下，也许根本不值得畏惧。
- 017
第二章
- 那个夏天，从天堂到地狱，好像只是一瞬间的事。
- 030
第三章
- 也是她太迟钝，直到很久以后，她才意识到江成屹那天哪是在玩“真心话大冒险”，分明是在当众撩妹。
- 056
第四章
- 记忆这东西非常奇怪，很多新近发生的事转眼就忘，可是一些久远的事，连不相干的细枝末节都记得清楚。
- 078
第五章
- 该死的是，她清楚地记得，刚才她缠着江成屹的时候，他虽然不主动，好像也没有拒绝啊。
- 094
第六章
- 后面究竟是怎么吻起来的，他已经不愿意去回忆细节，反正他拒绝承认是自己主动。
- 111
第七章
- 短短几分钟内，她如同被一把看不见的刀从里到外狠狠翻搅了一遍，连灵魂都碎成了渣子。

135

第八章

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跟陆嫣是一类人。

160

第九章

这是他们的爱情，虽然迟了八年。

189

第十章

江成屹，我们来玩个游戏，如果你能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找到郑小雯，我就把你想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

208

第十一章

事物大到极致时，往往是没有阴影的，比如天空和大海。

236

第十二章

人生逆旅，岁月如金。从今往后，他们还有很多个八年，可是他们会一直紧握彼此的手，再也不松开。

254

第十三章

最要命的是，她明明有一万种办法拒绝他，眼下却一个字都说不出口。

273

第十四章

原来她也早就觊觎他了，所以当他吻她时，她才不但不排斥，还那么喜欢。

恐惧感这种东西是有效性的，某些时刻觉得可怕至极的东西，到了朗朗乾坤之下，也许根本不值得畏惧。

电话响的时候，陆嫣正在浴室洗澡。今天下班晚，到家都快十点了，她又累又困，满脑子想的都是床，一进门就钻进浴室，只想赶紧洗完澡，好上床睡觉。

手机搁在卧室床上，离浴室门有一段距离，厚重的浴帘一拉，顿时阻隔了一切，铃声接连响了好几遍，才穿透重重障碍，传到陆嫣耳里。

十点以后的电话意味着什么，陆嫣比谁都清楚，她心里一慌，也顾不上满头泡沫了，胡乱用浴巾一包，就冲出来接电话。

可没等她奔到床边，铃声就断了。

她用浴巾擦了一把眼睛，拿起手机，滑开锁屏键。

屏幕上一长串陌生的数字，既不是科里的座机，也不是今晚值班同事的电话，掐断得又正是时机，摆明了是骗子的伎俩。

什么玩意儿。她顺手就把那串号码拉入了黑名单，把手机扔回床上。

昨晚也是这样，临近十一点，她都准备睡了，突然来了个电话。

她以为科里有急事，火急火燎地接了，可没等她说话，电话就挂断了。

她暗暗问候电话那头的骗子，回浴室接着洗澡。

心里存着事，这个澡洗得也就比平常更快些。出来的时候，身上骤然少了热腾腾的水蒸气的包裹，她冷得一哆嗦，忙到衣柜里翻出一套厚睡衣穿上，钻进了被子。

今年S市的冬天来得格外早，不到十二月份就冷得出奇，上周又接连下了几场雨，导致气温一度逼近零摄氏度。

街上已经有不少行人换了冬装，稍微单薄瘦弱点的，甚至裹上了厚厚的羽绒服。

到了今晚，连一向自诩身体素质不错的她都有点扛不住了。

拉高被子，她打了个呵欠，闭上眼。瞌睡照例来得很快，她这种职业，连失眠的资格都没有。

意识不知不觉滑进深渊，直到她再一次被铃声吵醒。

她太累，起初只觉得什么东西在耳边吵闹不堪，直皱眉头。响到后来，铃声已经像雷鸣了。

恍然间，像有人在泥泞中拉了她一把，她猛地睁开了眼。

电话那头是值夜班的同事的声音，有点焦急：“小陆，你得到科里来一趟，又来了一台硬膜外血肿，忙不过来。”

不知怎么，她突然就松了口气，想起那个著名的笑话：楼下的人等着楼上的另一只落到地板上的鞋子，久等不来，整夜都不敢睡。对她而言，这个电话可不就是“另一只鞋子”。

真打过来时，她反倒踏实了。

“好，我就来。”她跳下床，奔到浴室胡乱揩了把脸，穿上外套就出了门。

她今晚轮副班，按照医院的规定，只要科里有事，十分钟就得到场。

她裹紧衣服，大步流星地走出公寓。

穿过一条长长的窄巷，眼看再转弯就拐到医院东门了，突然迎面走来一个人。

时值凌晨一点，空气冻飕飕的，巷子里除她之外，连只猫都没有。

那人出现得很突兀，悄无声息的，却又来势汹汹，迎头就撞上来。

陆嫣反应快，忙侧过身往旁边一躲，就听霍地一声，地上有什么东西被绊倒了。

那人身子失去平衡，往前一栽。

“砰——”不知是头还是肩膀，硬邦邦地磕到了墙上，发出闷闷的一声响。

混乱中，陆嫣贴着墙稳住身体，心里大感奇怪，大半夜的，这人走路干吗这么急。

想起社会上那些不好的治安新闻，她顿起戒备之心，连忙往前迈开一步。

这样一来，她整个人都离开了窄巷，往右一偏头，就能看见医院东门的保安室。相距不过几百米，只要喊一嗓子，保安就能听见动静赶过来。

站好以后，她再一次警惕地回头，这才发现那人居然是个女孩子。

本来都已经打算离开了，她又停了下来。

刚才女孩撞到墙上的那一下又急又冲，依她看，伤得挺重的。要是不幸撞到了头，恐怕还得到医院处理一下。

“你没事吧？”她开口了，上下打量那女孩。

巷子细窄，一半是昏暗错落的屋影，女孩紧贴墙根站着，动也不动。

陆嫣看着对方，心里渐渐涌现出一种怪异感。

女孩绑着双马尾，身上穿着一件A字形短款外套，暗淡的红黑相间的格子，相当局促的款式。这身打扮如果放在十年八年前，也许还算时髦，现在看来，却未免太过

时了些。

更奇怪的是，目光刚一触到女孩，她眼前就像是掠过什么画面似的，总觉得在哪儿见过对方。

难道是医院的同事？她忍不住想要看个仔细，可惜头顶的路灯过于昏黄，不足以照亮女孩低着的侧脸。

就在这时候，女孩突然有了动静，一只胳膊依旧扶着墙，另一只胳膊却缓缓抬了起来。就像拍打灰尘那样，拍了拍肩膀。

陆嫣错愕了下，随即松了口气。看样子，不像伤到了头面部。

她赶时间，既然对方没事，她打算再继续逗留。

正要转身离开，女孩突然像检查脖子伤势那样缓缓甩了甩头，她这一动，马尾辫上的发卡被路灯的光芒折射了一下，轮廓顿时变得异常清晰。

陆嫣脑中血流一轰，心剧烈地跳动起来，跳得那样急，那样快，像是随时都能跳出胸腔。

那是一只水晶蝴蝶发卡，很俗气也很落伍，如今市面上也许早已绝迹，可是就在几年前，大街上曾经随处可见。

她清楚地记得蝴蝶的翅膀是怎样向两边曼妙地展开，翅膀上面又是怎样被密密匝匝地贴满了水钻，只要有光，戴在头上，蝴蝶就会发出细碎的星芒。

十七岁时，她买过三对这样的发卡，一对留给自己，另外两对，则分别送给了她当时最好的两个朋友，其中一个女孩为了她们之间的友谊，曾经天天佩戴。

夜风刮在脸上，冷硬如刀，她大脑变得一片空白，直视着前方，只觉黑暗中仿佛有什么东西重重拥上来，密不透风地包围住她。

她终于明白刚才那种怪异感从何而来，眼前这女孩无论穿戴还是走路姿态，都跟她记忆里的那个人高度重合。

可是——不，这不可能。

她空前的无措，与此同时，心底某一块尘封已久的伤痛，像被一把无情的铁锹给撬了一把，有了破土而出的迹象。

女孩似乎也发现了陆嫣的异样，整个人静止在昏暗里。

一种令人不安的死寂悄悄在巷子里弥漫。

明明相隔不过几米，可是两人之间像有一条界线似的，只要陆嫣再往前走一步，就会一脚踏入一个不可知的世界。

不知不觉间，在一片黑蒙蒙中，女孩有了动静，她转过身，红外套贴着墙壁擦过，发出“沙沙沙”的声响。

等陆嫣意识到对方已转为面向自己的姿态，呼吸陡然变得粗重。

理智告诉她女孩绝不可能是那人，但眼看着女孩踩着幽静的步伐一步一步逼近自己，她的牙齿还是不受控制地轻颤起来。

正在此时，一阵尖锐的铃音划破巷中的寂静。

陆嫣蒙了一会儿，等明白过来是科里来电话了，立刻如溺水的人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想也不想就低下头找电话。

可谁知越心急，越找不到。

她这边拼命翻找手机，那边女孩则停下脚步，像是在静静等待什么。

铃声高亢，一声接着一声，固执地震荡着周围的空气。

陆嫣屏住呼吸找了好半天，终于摸到了手机。

不等她拿起来，同事被放大了一倍的声音传过来，带着笑意：“小陆，刚才那急诊又不来了，你要是还没出门，就不急着过来了。”

原来她刚才太手忙脚乱，不小心按到了免提键。

她心里先是一跳，紧接着，又奇异地镇定下来。同事的声音熟悉真实，跟巷中的世界截然分明。

理智瞬间回笼，她静了静，关掉免提，将手机改为耳机接听状态。

“没事，我已经到楼下了，很快就到。”

一开口，她才发现自己的声音像是被砂纸打磨过一样，变得无比沙哑。

而在她接电话的当口，那个女孩悄无声息地转过身，往巷子深处走去。

陆嫣当然注意到了，连忙放下手机。

巷子又窄又长，每隔几米就设有一盏路灯，用以照耀行人脚下的路。

女孩走在巷中，身上的红外套被一盏接一盏的路灯映照着，光影流转，忽明忽暗，远远望去，仿佛一朵黑色海浪中飘着的红花。

陆嫣紧紧盯着女孩的背影，直到走出去很远很远了，巷中那个红点仍然不灭。

五分钟后，陆嫣到达科室。

走道上只开着一盏灯，光线昏暗。她换好鞋，拿出更衣室的门禁卡，推门而入。

换好衣帽，她沿着宽阔的走廊往里走，到处都空空荡荡，只有位于走道尽头的两个手术间亮着灯。

她踩了一脚感应门的开关，第五手术间的门应声而开。

两名普外科医生正在台上缝皮，巡回护士和器械护士则在低声点数。

听到陆嫣进来的动静，几人抬头，见是她，冲她点了点头。

陆嫣瞄一眼那堆器械，得出结论：看来，刚刚做的是肠梗阻的急诊。

她走近同事黄炜。

“来了。”手术已进入尾声，为了帮助病人苏醒，黄炜正在给病人“洗肺”。

见到陆嫣，他还没来得及接着说话，先吓了一跳，“怎么脸色这么难看？”

陆嫣勉强笑起来：“没事，来的路上走得急了点。”

黄炜奇怪地盯着陆嫣，目露关切。

他跟陆嫣是“师兄妹”。两人除了都是S医科大八年制学生，还都师从科主任于博。

由于临近退休，在陆嫣之后，导师于博再也没有招过八年制的学生。算起来，陆嫣是黄炜最小的一个师妹。

为此，在工作上，他没少明里暗里关照陆嫣，今晚如果不是实在忙不过来，他不会临时给陆嫣打电话。

“真没事？”

“真没事。”陆嫣笑，转移了话题，“对了，黄师兄，隔壁什么手术？”

“妇科一台急症腹腔镜，不过还在谈话，病人没进手术室呢。”

说话的工夫，麻醉机上的呼吸曲线显示患者已经有了自主呼吸，黄炜再也顾不上陆嫣，全神贯注盯着屏幕，开始认真诱导复苏。

陆嫣立刻乖巧地说道：“师兄你忙，我去隔壁手术间做准备。”

巡回护士刘雅娟听到这话，抬头看向陆嫣：“陆医生，你先别急，妇科才打了电话，说患者还在犹豫到底是保守治疗还是做手术，估计还得一个小时才能送过来，而且我们这边的副班电话还没打通——”

副班电话打不通？陆嫣步伐一缓，有点惊讶。

不管是医生还是护士，只要当天上副班，必须二十四小时随叫随到，若联系不上，事后一定会被追责。

自打她上班以来，还从没听说过副班电话打不通的情况。

她看出刘雅娟面有难色，并不多加过问，只是点点头：“那我先到休息室喝口水。”

出手术间的时候，一名二十出头的助理护士正好进来，一边走一边说：“刘老师，汪老师的手机还是打不通，家里的座机也没人接。”

“还打不通？”刘雅娟当机立断，“那赶快给第二副打电话。”

陆嫣皱了皱眉，手术室里姓汪的护士只有一位，叫汪倩倩，身材苗条，眉清目秀，由于性格内向，平时不大爱说话。

在她的印象中，汪倩倩胆子有点小，工作非常严谨负责，不大像是会玩忽职守的那种人。

过了一会儿，助理护士去而复返：“刘老师，周老师的电话能打通，她说她马上就来。”

刘雅娟像是松了口气：“那就好。”

随即又压低声音抱怨道：“这个小汪，今晚到底怎么回事？”

冗长的早交班之后，陆嫣全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都透着一个“累”字。昨晚除了那台妇科的腹腔镜，后面又接连来了好几台急诊，她跟师兄一人带着一名进修医生，各负责一个手术间，整晚下来，根本没有合过眼。

科里有规定，像她这种后半夜临时被喊过来干活的情况，第二天可以补休。

于是在更衣室换好衣服以后，她跟同事们打声招呼，就下班回了家。

出了医院东侧门，照例要经过那条小巷，走到巷口时，陆嫣的脚步不知不觉缓了下来。

早上八点半，正是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巷子里不时有人走动，吵闹喧哗声不断。行人多数是附近的居民，尤以医院退了休的老职工居多，见到陆嫣，认识她的不忘打招呼：“小陆又上晚班啦。”

她笑着回：“嗯，才下班。”

说话时，忽然想起曾经在哪本书上看过：恐惧感这种东西是有时效性的，某些时刻觉得可怕至极的东西，到了朗朗乾坤之下，也许根本不值得畏惧。

此刻她站在巷口，也有类似的体验——昨晚那种如同被冰水兜头浇下的寒战感不复存在，只剩下满腔的怅然。

其实她也知道，别说相同的衣服和发卡，就算步态和动作再相似又如何？终究只能归咎为巧合。毕竟当年出事时，她可是亲自陪着阿姨去医院认的尸。

想到这，她胸口隐隐一痛，忙往家中走。

到了家，她不由得松了口气。

对她来说，这个小小的家是最温馨的所在，回到家的那一刻，立刻就会有一种清新之气扑面而来，再多的疲累也会冰消瓦解。

放下包，第一件事就是洗澡。

从浴室出来，又到厨房煮面。

这房子不到七十平方米，是几个月前她从医院退休老教授那儿买来的二手房，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是她那位已经三婚的父亲送给她的所谓“傍身钱”。

父亲风流了一辈子，女人无数。在她六岁的时候，就因为父母感情破裂，跟着母亲搬出了那座窗明几净的两层小楼。

好在父亲虽然感情账一塌糊涂，经济方面却不曾亏待她们母女俩。多年来，从不拖欠抚养费不说，就连陆嫣上学出国的费用也一点不含糊。

年中听说陆嫣争气，留在了本市最好的医院附一院，陆父一高兴，第二天一早就给陆嫣账上打了一笔钱。

陆嫣当时满腔雄心壮志，只觉眼前道路通达无碍，单凭她一个人的力量就能将母亲的生活照顾好，并不想接受这份“馈赠”。

就要婉拒，却被母亲给拦了下来。

“收下。”母亲瞥她一眼，声音透着疲惫，“就冲着你跟着他姓陆，这笔钱为什么不能收下。”

陆嫣望着母亲，不知何时起，母亲明丽的脸庞已悄悄爬上了皱纹。

美人迟暮，总是令人分外心酸的，何况这个美人还是她母亲。

而她也知道，父亲前段时间才在市中心最贵的楼盘买下一套“豪宅”，就为了筹备他的第三次婚礼。相形之下，这点打发她们母女的“傍身钱”也许根本算不得什么。

母亲的话里，除了一分负气的意思外，何尝没有为今后考虑的打算。

于是她终于克服了心理上的障碍，随和地收下了，甚至还笑呵呵地给父亲回了一通电话道谢。

母亲因为还未退休的缘故，继续住在东城，而她为了上班方便，在对房子进行简单地翻新之后，就搬来了这里。

吃饱喝足后，她关掉手机，一头倒在了床上。爬床的时候，那姿态跟小狗没什么区别。她累啊，累得连脚趾头都不想动，对睡眠的渴求空前强烈。

一觉睡到了傍晚，还觉得意犹未尽。

醒来后，她打开手机，登时钻进来无数条短信，叮叮当当响个不停。

她心里一紧，还以为医院有急事找，等翻看完收信箱后，又松了口气。

除了两个陌生号码外，剩下的电话全都是唐浩打来的。

唐浩是她的高中同学，多年闺密。

噫，这家伙不是去斯里兰卡旅游了吗？什么时候回来的？

她狐疑地拨过去。

就在这时候，手机“叮——”的一声响了，又进来一条微信。

“大美女，忙什么呢？今晚的校友聚会还来不来，同学们可都来了，就差你了。”

陆嫣定睛一看，对方头像是个面容妍丽的年轻女郎，名字写着丁婧。

她连忙放下水杯，怪了，不是早就把这人拉黑了吗，怎么还在联系人名单里。

正琢磨怎么回的时候，唐浩的电话打进来了。

“陆嫣，我刚下飞机。”

陆嫣懒洋洋的：“哦，你终于舍得回来啦？”

“先别说别的，我跟你讲，你知道江成屹回S市了吗，今晚来参加校友聚会，你没看到丁婧在群里发的消息吗？”

听到江成屹这个名字，陆嫣卡了一下。

唐洁性格虽然大刺刺的，心却一点不粗，立刻就察觉到了，连忙抢白说：“你先别说话，我知道你会说什么——‘这还不简单，不去不就完了’。”

陆嫣暗翻了个白眼，不愧是她多年损友。

她镇定地清清嗓子，另换一个说法：“今晚还真去不了，老板刚给我布置了一篇论文，我得抓紧时间查资料。”

唐洁悠悠道：“其实同学会每年都举行，偶尔缺席一次也没什么，但你这个借口平时拿来敷衍敷衍可以，今晚肯定不行。你知道吗，丁婧居然打着毕业八周年的旗号，请了七中校长出席，就连咱们那届的几个班主任也在其中。从上个月开始，丁婧那几个人就轮流在校友群里吆喝，要大家提前做好安排，谁也不准缺席。”

有这事？陆嫣脑子里一片茫然。

她的微信加了好些群，多数是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拉进去的，过后才发现。她太忙，除了那几个和工作相关的群，基本没在其他群里冒过泡。

唐洁说的这个高中校友群她知道，丁婧是群主，群里很热闹，一天下来的消息可以累积到几百上千条，多看一眼都觉得头疼，她哪有闲工夫回过头去翻聊天记录。

“上礼拜周老师还在群里打听你，我知道你忙，就替你回了，说你一定会去，他听了很高兴。他老人家大病初愈，难得跟咱们出来聚一聚，当年读书时又那么重视你，你总不好意思不去吧。”

陆嫣撩了撩乱糟糟的头发，没说话。

周老师是她高中的班主任，去年得了甲状腺癌，在附一院做的手术。当时她还没毕业，为了周老师，特意请导师于博亲自给做的麻醉。出院以后，周老师在家养病，基本处于半退休状态。

算起来，师生已经快半年没见过面了。

她终于有所松动，随手按了免提键，起了身。

走到盥洗室，她挤出牙膏，开始对着镜子刷牙。

电话里唐洁继续说：“现在不到五点，聚会定在金海KTV，我还在从机场回来的路上，马上就进市区。前因后果我都给你交代清楚了，丁婧这回估计是有备而来，你可想好了，到底去还是不去。要是去，你就给我回个电话，我一会儿开车到你家来接你。”

一个小时后，陆嫣在巷子口见到了唐洁和她那台黑色 SUV。

出去浪了一个多月，唐洁晒黑了不少，浑身上下漾着一种蜜色光彩，笑起来一口白牙简直亮得刺眼。

“喏，给你的。”唐洁递给她一个免税店的购物袋，里面是一套护肤品，正好是陆嫣平时用的那个牌子。

“多谢金主接济。”陆嫣笑嘻嘻地接过，钻进副驾驶室。她和唐洁的关系好得可以共穿一条裤子，互送礼物是常有的事。

两人不光是高中同学，还是大学校友，只不过她当时上了八年制，而唐洁则因为分数不够，选了五年制口腔专业。

本科毕业，唐洁没再继续考研，而是在一家市立口腔医院上了一年班，并顺利考下口腔执照。

在那之后，唐洁那位财大气粗的老爸干脆以唐洁的名义注册了一家私人口腔医院，又聘请了好些退休的口腔老教授坐镇。由于经营得当，几年下来，唐洁名下已经有好几家分院，收益日隆。

闲来没事时，唐洁最大的乐趣就是满世界乱跑。

陆嫣时常感叹，红楼梦里贾宝玉那套著名的“富贵闲人”理论，正好可以用来形容唐洁。

两人系好安全带，唐洁看看腕表：“还有二十分钟，来得及。”

陆嫣兴致不高，车里暖气开得太大，烘到脸上有点热。她不咸不淡地“嗯”了一声，顺手脱下身上的蜜棕色开司米大衣。

唐洁转过头，饱含深意地盯着陆嫣的一举一动，在得知前男友回 S 市的消息之后，这家伙的反应未免也太平静了些。

陆嫣大衣里面是一件黑色高领毛衣，衣服很贴身，举手投足间，上半身的窈窕线条得以完美呈现。全身上下别无多余装饰，只耳垂上一对小小的钻，璀璨夺目，繁星一般盈盈倒映着陆嫣那张精致的脸。

“那么饥渴地看我干吗？”陆嫣察觉唐洁在打量她，有些心虚，故意做出警惕的样子。

唐洁转动方向盘，将车驶离停车位，岔开话题道：“我在想，没有性生活还能这么光彩照人，你是怎么做到的。”

陆嫣回以神秘微笑：“恢复单身不就有机会知道了？”

唐洁：“……”

恰逢下班高峰期，道路异常壅塞，陆嫣跟唐洁说着说着，忽然想起汪倩倩的事，

连忙拿出手机。

昨晚联系不上，今天应该有消息了吧。

她在通讯录上找到汪倩倩的名字，拨了过去。

短暂的空白之后，电话很快就通了。她松了口气，耐心等汪倩倩接电话。

“你说我们要不要提前给周老师他们打个电话？”唐洁突然开口问。

路况越来越复杂，再这么堵下去，她们准会迟到。

陆嫣贴着耳机点点头，正要说“等我打完这个电话”。谁知就在这时候，话筒里传来忙音。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电话就被人突兀地掐断了。

她愣了一下，正考虑还要不要打过去，突然进来一条微信。

“小陆医生，我现在不方便接电话。”

语气跟平时汪倩倩说话一模一样，后面还跟着一个表示道歉的表情符号。

金海 KTV 位于雅居路，离母校七中只隔一条马路，出于就近原则，每年的同学聚会都会选在这里。

陆嫣坐在车上，隔老远就能看见 KTV 门口闪烁的霓虹灯，整栋楼是一座巨大的三层楼玻璃建筑，富丽堂皇之余，还带些科幻色彩。

车一开进来，保安就跑过来引着她们往后面的停车场驶去，泊好车后，又贴心地替陆嫣和唐洁打开车门，一条龙服务，周到无比。

坊间传闻金海的幕后老板是日本人，到了此刻，陆嫣深深觉得，这消息大概是空穴来风。

穿过停车场，两人绕到 KTV 的大楼正面，往楼内走。

门口的客人络绎不绝，然而一眼望去，个个陌生，没有一个是七中的同学。

两人心里有数，虽然紧赶慢赶，她们还是迟到了几分钟，估计进去以后，少不得会被罚几杯赔罪酒。

进了电梯，服务生按下三楼按钮。

这电梯一共三层，四面环绕着圆形玻璃，人在电梯里，轻易可以看见后面的停车场。

刚好在这时候，停车场开进来两辆车，车速都很慢，但是彼此之间相距不远，一前一后咬得很紧。

两人一边说话，一边无意识地盯着外面，谁知就在这时，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

前面那辆车开着开着突然停了下来，紧接着，毫无预兆地往后面那辆车撞去。

“我去，什么情况！”唐洁兴奋至极，紧紧盯着那两辆车。

陆嫣也吃了一惊。

更出人意料的是，在撞上之后，前面那辆黑色路虎非但没有半点罢休的意思，反而发出“砰”的一声，车门一开，下来一个身穿黑夹克的年轻男人。那人手中握着一样东西，直直指向后面那辆车的车主。

陆嫣望着眼前的一幕，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因为她不只发现那男人的身影万分眼熟，而且在短暂的错愕过后，还很快认出那男人手上的东西竟然是——枪。

可惜还没来得及仔细确认，“叮——”的一声，三楼到了。

出了电梯，不止陆嫣和唐洁一脸蒙圈，连身边的服务生小哥也呆若木鸡。

刚才那一幕太 TVB，万一事态失去控制，整个金海 KTV 都会陷入混乱中，接下来别说同学聚会，就连人身安全都没法保障。

服务生小哥毕竟受过训练，第一个反应过来：“两位女士别怕，我下去看看怎么回事。”

他走以后，唐洁咽了口唾沫问陆嫣：“刚才楼下那人你觉不觉得很眼熟？”

两人站在走廊正中间，左右两边各有一长排包厢，难得眼下走廊没人，正是交流的好时机。

陆嫣冷静地点点头：“眼熟！怎么办，要不要报警？”

唐洁：“吓傻了吧你，江成屹自己就是警察，报什么警？”

陆嫣：“警察也有 hold 不住的时候啊。”

唐洁：“……”

突然左前方一个包厢门被打开，一阵鬼哭狼嚎的 K 歌声顿时喷泻而出。

有人在门口愣了一下，紧接着惊喜地走过来，“陆嫣、唐洁。”

两人还有些蒙，但已经认出那人是刘勤。

这人是校友会的副主席，原来的六班班长，校友中热心肠第一人，平生最大爱好就是帮助同学们联络感情，每年的同学聚会几乎都由他主持操办。

刘勤招呼这一声后，房间里立刻闻风而动，转眼又钻出好几个脑袋，男男女女都有，看到两人，顿时一片哗然。

“迟到了啊！迟到了啊！陆嫣你说咱们多久不见了，今晚这么难得的机会，你也不早点来，周老师都问了好几回了。”

“唐洁，别说你开车了不喝酒，都知道金海有代驾，今晚不许找借口推脱，反正不醉不归。”

七嘴八舌的，一阵乱。

陆嫣嗓子有些发干，急忙对拥上来的众人说：“迟到了是我们的错，但是大家先

别急，那什么，刚才楼下出了一点状况。”

几个女同学误以为陆嫣要对自己的迟到行为进行狡辩，忙起哄道：“不管，不管，迟到了就是迟到了，说什么都没用了。”说着就要把两人往房里拽。

“等等，等等。”唐洁急得嗓门都大了起来，“陆嫣没说错，刚才楼下真出事了，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情况呢——”

众人见两人表情严肃，不由得面面相觑：“出什么事了？”

正在唐洁努力组织语言的时候，电梯门开了，那名服务员去而复返，身后还跟着个值班经理模样的人。

“就是她们。”服务员小声指指陆嫣和唐洁。

值班经理忙走过来，笑着解释：“是这么回事，刚才一位警官在停车场执行公务，情况有点特殊，不小心吓到了两位女士，但是二位别怕，现在犯人已经被逮住了。”

“啊，还有这事？”刘勤几个满脸惊讶。

唐洁跟陆嫣对了个眼，紧接着问：“那——那警官人呢？”

值班经理的手机在这时响了起来，他连忙走到一边接电话，频频点头。

稍后，他放下电话，堆起笑容说：“应该是押着犯人走了，具体我也不知道，不过我作为今晚的值班经理，敢向各位打包票，金海目前里里外外都是绝对安全的。”

刘勤几个虽不知道刚才的来龙去脉，但听了这话，都松了口气。

这时候，包厢门再次打开，一位四五十岁的中年人扶着门框朝这边望过来，“出什么事了？”

“周老师。”唐洁第一个注意到，眼睛一亮，赶忙迎过去。

周志成戴着黑框眼镜，斯文矮小，站在门边，先看着陆嫣，又看看唐洁，熬不住满脸慈祥的笑：“你们两个今晚表现不好，来得这么晚，怎么回事，路上堵车？”

刘勤不等陆嫣和唐洁回话，走过来笑着插嘴：“周老师，已经没事了，对了，有什么话咱们别在过道里说。今晚金海三楼的包厢一大半被咱们七中给包了，托丁婧的面子，这一回不止2009届的同学们，连文校长、周老师都赏脸来了，说起来真是难得，咱们同学聚会哪回这么热闹过。”

说着，二话不说簇拥着众人往包厢里走。

陆嫣不得不把刚才的事抛到脑后，微笑着挽了周老师的胳膊进去。

房间里有人正唱“难忘今宵”，一把浑厚沧桑的中低音，年代感十足。

举目一望，只见文校长端坐在沙发上，被人众星拱月似的围住，手里拿着麦克风，唱得无比投入。

除了文校长，最打眼的莫过于穿一身红色针织连身裙的丁婧，齐耳短发，大红唇，